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翰苑新書續集卷

三十六至
四十

詳校官中書

臣葉元符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錄監生臣邵士洙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六

辟置類

謝提刑陳龍圖辟添差提幹

可齋

鄭雪巖

古靈藁中袞字屢蒙於題品姑蘇臺上繡衣重覩於光
華方將繇邑吏以趨承乃復以幕僚而收錄際遇得此
欣抃若何輒脩尺楮之恭預致前茅之敬恭惟某官學
精而識遠道大而器閎湛然百慮之無營真是一清之

到底和風霽月善類心歸烈日秋霜貪夫股栗曩將帝
命出鎮古虔誅三叛人活萬家命天地之綱常一正軍
國之紀律復張至今崆峒之民長記甘棠之政五上歸
田之請富貴如有浼焉兩奉名節而來旬月不能留也
薦更帥閩外障江濤人謂公歸必處獻納論思之地心
與道會乃甘寬閑寂寞之鄉若將終身獨高晚節雖子
房之遊欲與赤松友然安石不起其如蒼生何敷陳奏
牘之忠嘉發越經筵之講讀援文宣太宗之治體龜鑑

方來指鄧石士及之奸臣鉞受病賢俊擊節愴諛厚
顏郎省而有此風吾國庶增元氣眷惟右浙實輔內畿
適當饑饉之餘而有流離之衆道路攘奪之習寔熾林
墟嘯聚之聲未沉帝曰孰為朕行僉謂無如公者攬范
君轡狐鼠不待澄清埋張綱輪豺狼亦為退避昭示好
惡奚難輯寧甫駕騏驎已安鴻鴈雖仁人不以計功為
念然朝廷必待有德方尊少為數月之留即登兩地之
近某愚而多慙老矣無成方憂錦製之有傷忽蒙羅致

之如昨摩娑舊物沐浴新恩難莫難於機會之再逢樂
莫樂於道義之相與將軍座下馬當不勞鞭策而後行
丈人屋上烏恐可免唾罵而使去某敢不激揚新意酬
報厚知步亦步趨亦趨何幸從先生之後速則速久則
久敬當遵明命而前心之精微言則膚淺

謝陳提刑奏辟節幹

鄭雪巖

士為知己用豈以利言官非為人謀出於公舉有如此
意復見於今是誠大造之無私第恐小才之弗稱夫欲

監司自擇其屬竊聞先正嘗建斯言郭裴之恢拓中興
凡奔走者皆有唐非常士韓范之經略西事預議論者
亦我朝第一流雖員不必備貴精於選掄然人不易知
或求之親故將洗凡而滌陋必選衆而拔尤况節制一
司實尊其任而辟舉曠典久闕乃僚儻易拔茅恐負推
轂如某者學古粗力涉世多艱二紀蘧鹽磨礪未了三
年芹菲險阻備嘗念置身蠻煙瘴雨之隣幸舉頭光風
霽月之近未有一日之雅獲先衆人而知十六字袞繡

之褒首蒙破白數百言丹青之奏再玷揚清羅而致之
玉於成也良難遭際可比尋常茲者伏遇某官一片盛
心兩間浩氣舉天下嗜好不足動其志故胷中識見孰
能蔽其明相與以道合相與以義言冰寒一室不可以
勢奪不可以利誘壁立萬層遂能成人所難成之功益
堅行吾所獨行之操雖急流而勇退慮包荒之或遺陸
生獲進陳戶牖之前匪為近計子皮乃舉鄭國僑於後
欲為永圖先生遠慮可謂忠哉吾儕小人何足膺此某

敢不勉思卓立無負深期慚匪造洪行入烏公之幕豈
為湜藉尚須韓子之箴心之銘藏言則膚淺

謝陳制帥辟制幹不赴

鄭雪巖

士為知己用敢以他辭官非為人謀出於公舉寥寥古
意眷眷舊生行或使之止有尼者儻非廣度之深燭其
被大罪而曷逃是用陳情輒干典記竊以漢之得人昉
見公車之汲引晉之分牧始有幕府之招延郭裴佐佑
中興共功名者皆當世不羣士韓范經略西事任議論

者亦本朝第一流而況地在首帝王州運當一華夷統
挺生人傑追輩元勛叱咤風生鞭笞雷掃指顧之頃踊
躍而趨是豈擁腫可備斧斤亦非脂韋能入爐鞴明府
眼空四海陪都肩駢異材不謂荷囊入奏之初乃取桃
蹊舊培之末縱使怯懦豈無激昂安得呼之而不來寧
有作之而不應其必有以決非自安伏念某三十年負
笈求師三千里采芹分教足踐乎蒲澤潢池之上身依
乎蠻煙瘴雨之隣以古志讀古書常苦談河之病仕危

邦處危事但多出位之憂恍如舟楫之遇風何暇簷花
之對雨孤生本無可取當路誤有見知幸逢龔少卿之
賢議曹得行其計遂使雋不疑之謁繡使特俾之留雖
就烏大夫之羅猶在齊太公之履崑崙已破固咸戴狄
樞使之恩番禺不安又方切余襄公之慮行遲遲而未
決車皇皇而若何楚之有才晉實用之無非餘澤燕之
築臺隗將至矣何待來年願舒徐數月之期行奔走二
天之下茲者恭承判府留守安撫制帥侍郎先生兩儀

間氣一片盛心匈奴尚存私不顧室家烈烈丈夫之忠
膽盜賊既滅憂不遺君父堂堂國士之高風百年可數
幾人一代誠為獨步條陳鯁論無非方略之可行喜動
龍顏曾謂謨謀之未有眷之隆者其責重任之專者其
望深此公之建壇必大網羅而士之彈冠亦求鞭策是
得依歸之便況逢成就之機將進趨趨是何濡滯已以
吾馬有繫其駒未能隨濬川媒稽崆峒之日暮必期為
李君御望建鄴之秋來立義精專陳詞膚淺

謝李制置珏辟充制幹

劉後村

視師江左方宣閫外之威試吏邊頭驟入幕中之選未
條陳於半策已剡上於辟書恩大難酬人微弗稱敢贅
一牋之陋僭干六轡之嚴竊考自昔王公之門每收一
時名俊之士應劉在鄴鄒馬游梁況將圖不世之功名
是必合衆人之謀議烏大夫既招石處士復致溫生之
才裴晉公已用韓退之兼采柏耆之策或聘自巖穴或
奮自布韋在上者極東拔之公在下者無附麗之貶誠

以其人之賢否繫乎此府之觀瞻倘無補事功何取座上客之滿如不工詞賦或為帳下兒所輕由此論之艱其選矣如某者志雖刻苦材極濶疎十載光陰盡銷磨於紙上千年治亂空感慨於甯中噬臍痛和議之非流涕念復讐之事中緣憂患已自誓於墓門晚迫饑寒復遠遊於塞上天荒地老雪虐風饕老校退卒之所見聞敬表羸馬之所經歷乘邊憤激亦嘗妄論於兵機許國慨慷未忍忘情於世事會元帥大開於幕府而諸賢畢

入於禮羅虎嘯風從鶴鳴子和孰不動彈冠之喜乃特
煩折簡之呼珠履滿前已有先登之客褐衣入見許陪
後至之賓似憐棄擲於道旁欲使走趨於麾下特達上
公車之奏慙慙移光範之書寘諸清流亦既有巢鷺之
愧參以前輩必難逃虎鼠之嘲矧是妄庸暗於機事草
陳琳之檄思若鈍遲吟王粲之詩語多凄婉非有絲毫
之實用恐孤卵翼之深恩茲蓋伏遇某官身荷安危資
無文武漢廷惟汲黯他人等乎發蒙江左有夷吾諸賢

為之收泣出臨方面則軍情帖伏入對便朝則天語寵
褒威行而草木知名令下而旌旗變色然羊公威德可
無峴首之賓僚庾亮風流必有南樓之參佐初開玉帳
首築金臺惟藻鑑之下素明故履屐之間皆當終慙冗
瑣亦忝招徠某敢不刻骨銘知戴星赴辟雖風聲鶴唳
莫輸微力於行間然狗吠鷄鳴願竭小忠於門下中丹
所蘊副墨未紓

赴廣西辟謝胡帥 槐

劉後村

山澤之癯何心於進丘園之聘無德以堪未報舊知更
銜新惠伏念某粗聞理道亦喜功名當聖哲之驚馳紛
侯王之變化歲年將晚寧無老驥之心時命不諧遂有
冥鴻之志浮沉閭巷交侶漁樵散髮采薇以養生灌園
織屨以自食敢期辟召誤及沉淪既饋金以治任復折
簡以諭指念高堂乏滫髓之奉謂陋巷有簞瓢之憂不
其餒而可以仕矣然而謀之妻子誠寂寂以難堪畏我
友朋益遲遲而未往及申再命始勇一行昔夢繞其山

川今身遊於圖畫道南豐臨川之里望玉筍丹霞之雲
弔賦鵬之故墟覽葬魚之遺跡涉江而賓帝子登岳而
款祝融窮詭異瑰奇之觀忘羈旅飄泊之感此生何幸
所得已多茲益伏遇某官鈇鉞一臨弓鏃四出豈無勝
彥聚幙下而謀焉尚有幽人自水涯而起者顧方遠引
亦忝旁招某敢不懷此深恩竭其淺慮共遊苑苑雖慙
蜀客之才不省馬槽當矯晉人之弊

謝京尹差權教

王臞軒

隨羣幕府愧無贊長之謀共二京庠冒犯為師之戒十
載李蹊之猶舊一朝芹水之復春士論榮之德念深矣
惟王畿之學校近天子之辟雍爰自邇年尤為遴選矧
當大比尤異常時英俊滿門皆願卿大夫之勸駕師儒
有闕詎容妄男子之代庖如某者位置最卑迂踈尤甚
十一載未盈於兩考二千里來效於微官碧油幢下之
多才如鱗斯集白面書生之不武乃蟲其間累月於茲
一籌莫畫燕燕休息豈不謂之素餐斷斷無他正宜束

之高閣獨於朱墨應酬之暇猶及丹鉛校勘之功忽蒙
金管之特書俾即璜宮而代匱豈以遺簪之與墮履曾
出門牆故由濁渭而入清涇獨私造化嘉與吾黨獲預
斯文兔園活計之久踈依然入夢鴉泮好音之見遺應
者同聲靖言思之孰主張是茲蓋伏遇某官經綸道大
康濟功高七八年尹衆大之都幾萬戶拜生成之德拯
饑救溺善推禹稷之盛心摘伏發奸不用趙張之小智
虛懷以接僚屬刮眼而念孤寒致使么微屢經題品某

敢不誓堅素履用答洪知人之惠在好為師自知過分
友既信乃可獲上益務盡心

謝制置辟帥幹不就

王臞軒

精舍聚徒方遠需於瓜戍制垣有命將収置於李蹊得
此於常人不足多受知於名世何其幸敬裁尺楮徃白
前茅伏念某樣不合時癖惟嗜古初入綠水芙蓉之幕
實在芳洲杜若之鄉不知其他惟忠所事慘慘劬勞燕
燕休息敢歎不均皓皓易汙皦皦難全幸猶免謗奈遭

家之不造遽銜恤以來歸不能誓墓而堅宿心竟復入京而干微祿繫匏已久食藥良甘黃甲同年半已乘風雲之會青燈共夜依然為山澤之臞敢謂元戎特貽嘉命將羅而致之幕使錐之露於囊誰為高明之欺有此特達之眷茲益伏遇某官出處之節皦如日忠孝之誠通於天方在妙年已負遠略寧皇拔以常調付以邊城嗣聖賞其雋功陞之帥閫護風雲者十載凜冰雪之寸心居無一念之忘君入具八珍而將母屬殘敵金魚之

假息而強藩檻虎之猶哮義不顧身風鶴助謝玄之捷
士皆用命江淮知萬福之名猶不忘寸長片善之搜羅
蓋將兆登明選公之事業致令么麼亦玷品題某竊謂
人豈不自知才各有所限吟詩固不能却賊作檄亦未
必愈頭弱不勝衣而豈解驅馳聞不睹牆而莫知機變
況自上求下雖君子之盛心而以身許人亦小夫之難
事張文昌所以有節婦之嘆陳後山所以有薄命之吟
非敢以雙明珠而見還惟別拾一瓣香而致敬欲望察

其由衷之懇寢其飛辟之書力賜保全少寬訶譴公脩
程未艾四方皆願於攀鱗僕來日猶多萬里尚期於附
驥

代謝招捕陳憲辟差

王臞軒

警曹滿戍曾叨薦墨之榮贊府政員又拜辟書之寵百
尺樓許之攀附三品筆極其光華疇不謂逢凜所以報
竊以在上位者貴舉賢而報國居下僚者必擇主以託
身曩時鉅公多入古靈先生之薦藁近世名士半出北

山夫子之門牆惟奕代之儒宗有克家之風烈屬時多
事兼司一道之兵刑雅志澄清坐閱八州之人物行臺
開大幕府選吏如小朝廷謂將邑當兵戈之餘而貳令
分民社之寄鷓鴣之室多毀鴻鴈之居未安親民固係
於長官振職尤資於邑佐非智不足以剗煩治劇非仁
不足以醒瞋澤枯曾謂小材得居是選伏念某朱愚昧
道白樸持身韋敎一經努力箕裘之學孟鄰三徙厚顏
紈袴之譌坐踰甲癸之十霜纔仕東南之一尉當三考

垂書之日有四郊多壘之憂星馳驛道之鈴月洗江城
之析風塵正動惟知瘦怯於豺狼夜曉不交安得夢飛
於鵲鵲方為山之虧賁幸近水之有臺姓名得上於刻
章榮耀頓生於末路歲聿云莫將趨吏部以覓官道阻
且長獨念宵人之有母遲遲西上挈挈南歸敢圖軫念
於遺簪即俾充員而占筆察父哲兄之念子弟未必如
斯門生故吏之遇主人云胡不喜一力成就三生結來
茲益伏遇某官尊主庇民之盛心開物成務之多識方

在壯歲已負遠圖夜雪貂裘慷慨辦太原之檄秋風鐵
騎笑談却沙漠之兵由其更閱禮義之多所以容與功
名之會方閩有黃巾之為梗起公於縑墨以從戎碧油
運整暇之籌不差尺寸繡斧無平反之任益重威權貌
貅鼓行狗鼠褫氣凱捷紛綸而載路壽祠突兀以連雲
人物今正眇然事變有大此者強藩悍鎮反狀已萌達
官要人束手無策必有問禮習書之元帥方成雅歌投
壺之雋功力為王言得借君重天下安得數結已交口

於南州軍中須有一韓始寒心於西賊預蓄英豪而待用胡為嵬瑣之兼收某敢不自勉辱庸力圖報稱士於知己雖披荊棘以不辭余不負丞已對松槐而有誓

代謝趙京兆辟準遣

方烏山

贅員唐府倏逾瓜及之期辟屬漢庭遂玷蓮游之衆最訝謀身之巧獨銜知己之深亟奉贄以趨庭仍低頭而入幕伏念某賦姿不韻殖學又荒折桂未償固已負先君之訓負米求仕尚不免慈母之懷荷大尹之兼收憐

小人之為養以龍斷之賤役廁烏府之後塵庸庸效紙
尾之書寂寂無幙中之辯辱灼知其底蘊侶益喜其靖
共審臬事虛席之餘俾謏材越俎而代聰明彈淺居懷
不讀律之慚議論濶踈空抱多活人之意亦曰舉斯心
耳豈必得其情乎甲可乙否之萬端辰入酉出者半載
我獨賢勞也敢少怠於寅恭士者竊笑之謂此非於子
產屢欲返屠羊之肆庶稍便舐犢之情迄貪戀於恩私
尚低回於祿食豈敢謂我公之盛德尚未忘下走之微

勞一矢空回疑可止而可久萬鈞愈重乃不進而不休
始忻出谷而遷喬今乃得隴而望蜀昔安道開河湯之
閫苦言乃致於子由富公視并州之師臣力莫辟於師
魯何圖幸會有此曲成非大賢有噓枯吹生之功則底
僚無超資越格之理安能效國士之報所願死執事之
門茲益伏遇某官有召畢之元勲兼尹張之能事冢宰
司徒之重印纍纍其相摩扶風馮翊之雄刀恢恢而不
頓豈有出其右者乃欲擇而使之遂使孤生得陪下客

某敢不仰師萬一期補毫分甘旨所以慰倚門之恩醜
拙想不招入宮之妬幸甚三為屬吏矣似是結宿生之
緣勤子一至他人乎固恃為終身之託感深言淺詞拙
情真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七

宣賜類

賀史丞相賜玉帶

王臞軒

御手錫鞶公躬環玉立大勲辭上賞無官可酬分聖佩昇元
臣疏寵尤厚寶英旁燭鼎鉉交光恭惟某官經理乾坤
計安宗社麗正於黃道萬世之功告成大賚於玄圭千
古之勛永合稽累朝之典故優元老之恩榮產自閩河

之間琢成崑崗之片光浮九陛貴稱十圍萃川精虹氣
之祥非山黑水蒼之比彼裴相眎師淮蔡僅賜通天唯
越王佐命阜陵用酬補袞推萬釘之寶璐映再世之貂
蟬眷出非常賜由親解相太廟之饗則密輝瓚贊天
安之冊則相焜瑤編目擊而道已存心小而容有悸垂
如隊垂如厲日朝朱履之旁俾爾壽俾爾昌身邁黃河
之永某方嚴備禦莫賦頌歌不同典瑞之班儀分采繅
更想立朝之束朋賀泰階

賀黃制置伯固賜金帶

李梅亭

分閭疇庸錫鞶䟽寵三品百鍊焜煌內府之盼萬釘九
環褒表中權之勁不勤使請彌覺道存恭惟某官追琢
其相柔惠以直言忠信行篤敬學素得於書紳極高明
道中庸強何虞於衽革上嘉羊祜輕裘之緩欲厲田單
仗鉞之橫肆分紫磨之真昭示黃河之信為兵餽之何
不受從革作辛匪伊垂之則有餘在師中吉向來衆口
之鑠曾不累月而銷賜爾通天略吐胷中之十萬用汝

作礪便看腰下之兩重某聳聽夬揚阻陪旅賀寬營平
先零之漕倘免裹屍賜贊皇于闐之珍尚祈拭目

賀魏侍郎了翁賜金帶

賜璽褒賢橫金增秩書盈於閣進思緯國之文華帶錫
之鞶昭示立朝之賓客登庸有漸寵錫非常恭惟某官
根柢六經光芒五緯忠信篤敬學素得於書紳高明中
庸強何關於衽革一笑微生於偃月十年良恥於倚冰
上應念徙薪之言人望還采薇之帥姑盼芝檢仍進松

班申錫九鐶誰曰有常而循故庾金百鍊式彰從革之
作辛垂則有餘服之無數裏䟽麟趾不由鄙塢之貯儲
鳳閣鸞臺端屬趙家之世界無勤使請更覺道存橫平
安之金不難破狄解武侯之帶寧久渡瀘袞以公歸礪
資汝作某聳聞郵報竊賀厦成兩赤重黃自異佩茝蘭
之葉千紅萬紫寧能對松栢之柯頌詠惟深敷宣罔既

代回嗣秀王

師授

謝賜玉帶

揚庭渙號分寶展親追琢其章璀璨簪紳之長浸潤而

澤彰施袞繡之光恭惟某官德懋璿源望儲琳館合宮
薦瑞恪遵圭卽之恭御府闡珍寧假玉人之琢萬釘錯
落六服焜煌某未能造朝猶稽走賀揚休屹立更勤珠
璧之投病骨難堪莫辦瓊瑤之報

被召類

賀胡經畧被召

王臞軒

抵乘漢驛趣覲堯天八桂攀轅難駐松楸之彥九重側
席倚輪荷橐之忠旌二十四郡之外庸去十有三年而

再駕想慕風采流傳恩光於赫聖皇勵精初政任用舊
德典刑新朝冰天炎海之蜿蜒仰勤夢寐宣室未央之
縹緲倚重論思恭惟某官百年故家四世耆德雖至公
大義澤淵深以流長然真才實能器魁礪而用博福州
部以各再儀省曹之至三儼逢多事之秋久裕名卿之
饒談笑勵士從容實邊上方圖冠恂之功公自詭鄭權
之牧棠初合蔭棣亦隣輝徭長蠻君歲謹梯航之貢圉
人太僕日傳駟駿之來波濤肅靜以無塵雨露便蕃而

候對邦之司直王曰還歸雖穎濱之位偶先於文忠而
翰苑之賢實自於元憲席前半夜綸矢大昕睹笏思人
喜魏謩之有風烈釐圭錫祉歌名穆之敏戎公同是似
之褒嘉占爰立之兆朕某竊懷先契敬順下風有如葑
菲之姿早冒節麾之選訖無五技持報萬分既丞匠以
叨升漕之榮復旋踵而被為郎之渥僥逾已甚吹借有
階忻朝奕奕之韓預赫巖巖之尹鵬鵬直上無叢霄峻
絕之疑燕雀卑棲有大厦忼懔之託

賀交代制置吳侍郎赴召

獵

王恪齋

光膺詔紱寵賜名環託坤維半壁之天久矣宣勞於外
服申巽命三庚之日趣令歸覲於中宸故民雖切於去
思寰海實期於均福某官德尊一代望蓋羣公問學得
其真傳殆南軒晦庵之未死文章特其餘事亦廬陵南
豐之復生歷觀所到之踐揚皆本平時之講習酬酢萬
變誠敬一心頃西陲倣擾之餘正南面顧憂之際凜凜
栗栗若覆墜潛消反側之情娟娟哇哇期棄捐復返圓

樂之樂其効有如此者非公誰實任之既焯著於顯庸
宜晉膺於巨用爰俾介圭而入覲竚聞上席之屢前袞
衣歸我公兮咸喜正人之得路中國相司馬矣抑令強
敵之革心揚於大庭在於不日某猥辱朝廷之臨遣俾
相先後以踐更戡然纓冠而來雖為國人而贊喜瞠若
絕塵之後獨詹雋軌以懷慚炯炯乃衷咕咕莫究

賀趙總卿被召

危巽齋

名從總餉晉貳司戎陽氣潛回方應地中之律詔書適

至徑歸天上之班是為君子之泰亨亦信丈人而師吉
恭惟某官神儲崧嶽派別天潢蚤閑臺閣之儀自致功
名之會心無求而廉潔與水爭清智不用而高明如玉
自照率茲以往轉而上聞首進掌於匭函至榮司於圜
府要路已聯於卿月選方乃望於福星暫屈王人出將
使指足食足兵而民已信再馳再驅而謀以詢宜四牡
榮使臣之來而前席有君王之問爰下紫泥之檢且頒
黃紙之除折柳武昌門知已動朝天之意議槐尚書省

又將傳入相之聲某辱在末僚適當遠戍方幸棲身於
幕下忽聞振翼於雲間豈燕鴻來往之不齊實鵬鷃小
大之各異我公自東山歸矣可想夷塗學者以北斗仰
之尚希回照

賀丁侍郎被召入國門

黃竹坡

恭審某官光奉恩綸榮盼名節朱轡熊軾暫煩漢竹之
分玄衮鏤金爰錫梁山之觀惟崇論宏議久孚於羣聽
故隆恩異數獨冠于諸公甘泉虛持橐之班宣室聳受

釐之問遂徑躋於宥密益克壯於謀猷某幸出門闌喜
盼綸告敢載馳於小牘庸敬候於前茅天上正須人穩
接夔龍之武眼前見此屋第深燕雀之依亟露賀悰仰
蕲台察

賀宇文尚書被召

黃雲溪

宣間策勲宸廷趣覲長城萬里久寬西顧之憂細札十
行肆發東歸之詔傳聞邇遯倣動觀瞻某官厚德鎮浮
閎材經遠傳家服忠義之懿立朝殫獻納之規比晉位

於文昌往撫師於方面虜見汾陽而下拜賊聞魏國而
寒心茲緣事以疇庸果疏恩而賜名望君如歲已足慰
於國人用汝作霖佇爰立於王左某剽聆成命倍激歡
悰子墨惟勤聊馳誠於記室前旌不遠尚迎謁於脩門

守赴召謝五府

洪平齋

假守何功敢作釣天之夢公朝有命還尋丹地之游惟
大鈞曾無棄物之心故微枿亦有逢時之幸捫襟知愧
拜手感恩伏念某鈞槩一官萍蓬半世渭水秋風之况

味隨處皆諧蠻煙瘴雨之形容至今未洗頃嬰姍於晝
省慵褊襪於炎門遂至嗾焚竟成退鷁適際屏四凶之
惡竭來訪一范之遺移河內之民居僅安於鴻鴈攻蒲
澤之盜戮幸肆於鯨鯢初無善狀之可書惟有樸忠之
自許忽霈叢霄之澤趣還列宿之躔雖欲循牆不容俟
駕自憐燭武已成老去之頭顱誰謂馮唐又得本來之
面目靖惟忝冒盡出生成茲益恭遇某官功滿旂常望
尊柱石憂治世而佐明主德自見於格天進君子而退

小人賢不聞於遺野念此周南之滯迹錄其江左之微
勞遂俾斗筭亦歸橐龠其敢不勉循素履圖稱隆知丹
筆參平無使銜冤於讞獄青綾入直不忘盡瘁於公家
銘德惟深吐辭莫究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八

遷轉類

和糴轉朝議大夫謝丞相

鄭雪巖

給饋餉鎮關中權尊上相以轉輸守河內勞念微臣雖
賞典舉彝典而行然特恩非泛恩之比靖惟超躡莫遂
控辭歷觀立國以來每重備邊之計昔也入中芻粟之
辦爵以募民今則露外倉廩之儲責之分牧雖下之正

義者不謀其利而上之施恩者示勸於人盡出陶鎔其
何稱塞如某者無他材智但守樸愚濫因任於吳松仍
護漕於淮浙黔驢五技既竭何有意新駕馬十駕不前
詎堪載重縱有乃積乃倉之備僅知大何大譴之逃儻
進二階曷當異數茲益恭遇某官兼三王施四事詔八
柄馭羣臣王丞相問米價之平真識大體文正公知民
力之竭足見仁心謂能斗量之持平不籍鞭笞之辦事
示新褒勸勉舊驅馳某敢不謹守成規仰酬大造老夫

無能為役志千里而乏千里之才使臣敢不拜嘉留一日則盡一日之職控忱以謝誓報所知

平海寇轉秩謝政府

真西山

銅竹分符實任九重之託管符撤警幸臻千里之安寔責已優叨榮為懼伏念某材非敏健志切撫摩田里熙熙粗喜鼓桴之息波濤洶洶忽聞舟楫之驚念非逆折其萌芽將恐難圖於滋蔓協兵民而進討賴將士之宣勤怙衆陸梁始猶出柙之兇望風披靡卒為遊釜之魚

迄憑藉於國威遂肅清於海服慚非循吏敢期漢璽之
褒名在大夫俾陟唐階之峻退循非據莫獲終辭茲益
恭遇某官偉業濟時宏模復古可以予以無予姑從
勵世之權簡厥脩簡或不脩密贊馭臣之柄雖云驚怯
敢昧激昂爵及罔功愧貽譏於鵜翼心期報上誓輕死
於鴻毛

明堂加恩代謝丞相

劉後村

熙事告成方懋享天之德价藩承乏誤叨加地之恩盡

出洪私敢云舊典竊以禋祭之事國家所嚴討論於博
士議郎典領于厯臣碩輔獻金於廟環列通侯執玉在
庭森聯羣后於以侈天子親祠之禮助辟公顯相之勞
此在邦彝盍推祭澤如某者心存闕北迹滯周南昔雖
扈蹕於禁嚴今阻奉璋於左右上千萬歲之壽莫稱都
護之觴取三百廛之禾空起詩人之刺敢期餽惠申錫
綸言超加田賦之多躡取公侯之亞茲益恭遇某官功
存寅亮道妙變調類上帝禋六宗祭若禮文之備統百

官均四海巍乎相業之高致此優恩施於外服某敢不退循忝竊圖報知憐清塞上之塵方憑妙算動吳中之興翼察歸心

代董侍郎轉官謝三府

李梅亭

守關山之戍愧乏殊勲序歲月之勞猥升華秩無功報上有愧積中伏念某一出西陲六逢朔易惟是窮日之力粗守封疆不敢貪天之功輒僥爵賞茲蒙恩紀俯錄年勞揆厥所元豈無其自恭惟某官翼扶萬化器使羣

工天地為爐每曲成於萬物山澤藏垢豈求備於一夫
致此孤縱亦叨異數誓殫精力仰荅鴻休

改官類

謝彭黃堂舉改官

戴象麓

鴉翻春墨方誤蒙褒之華鶚送秋章又預拜諾金之
賜化治幹旋之力重師門成就之功深百拜周章萬分
榮感竊以薦敷一路臣欲拔於人才得失兩岐亦有闕
於造化垂成遽壞幾嗟薦福之碑已失復全或反相如

之璧信於中自有消長乘除之理而在上實司轉移闔
闢之權苟或得之大非偶爾如某者槃跚不武拙納無
文百不逮人一惟安分欲動叔向之聽既乏蠟言要求
子公之書又無蟻援甘聽此身於造物敢萌榮望於窮
途惟老天下棄於孤寒故今日欣逢於特達方自下車
之始游蒙推轂之仁薦以序陞俾之出幽谷而遷喬木
還之京剡甚矣障百川而回狂瀾雖云終定由天然果
孰為之地茲益伏遇某官斯文元氣前輩盛心品類曲

成不使一物失所羣才並舉惟恐片長或遺知某之愚
無他腸念某之拙無謬巧許之一紙重若千鈞定力底
柱而不搖公論持衡而平決兩全所欲衆歎其公某敢
不稽首恩門服膺師訓行脩何有期以經明民服未能
勉之政理仍佩撫摩之誨以為續效之圖益勵初心庶
蒙終惠吹噓借便雙鳧欲近於雲程消息指期一鴈佇
傳於秋信其為感詠罔既編摩

改官謝丞相

劉後村

從戎勞淺自請食祠宰物恩深尚容脫選將服勤於墨
綬敬叙感於黃扉伏念某出自羈單進非科第衆諳時
務獨膠古誼以不通世實重才乃抱空言而求售頃為
閫屬偶在兵間未嘗有臧宮馬武之心不過任陳琳阮
瑤之事方邊頭之告警草檄居多及江上之解嚴拂衣
徑去力求南嶽歸養北堂每云臣罪之當誅敢諉吾謀
之不用既草遂初之賦甘事退藏未脩光範之書先蒙
軫記起閭散而參油幕拔卑冗而通金閨返屈原憔悴

之魂免史談留滯之歎名為銓法實出化鈞茲益恭遇
某官新美治功秉持憲度更化而後始知本朝之尊過
江以來未有今日之懿其心平故待人恕其量廣故容
物多雖已汰歸竟叨拈出某敢不益鞭退情少益拙踈
講學讀書懼大邑大官之謗恤民奉法報吾君吾相之
恩

謝制置李尚書舉改官

劉後村

邊事方殷莫裨末議身謀甚巧先取薦書施重如山報

輕乎羽方今河洛有遊魂假息之慮邊境有被甲執兵
之人太常伯出將明威大行臺盡護諸將雲合四路之
才雋響赴一時之事功或開整甃城或募兵買馬或躬
履矢石行陣之下或轍環亭障堡戍之間或采粟實邊
或部糧出塞惟有薦揚之一路以為奔走之微權但嘗
為我宣勞皆難使之缺望曾謂朝廷之公舉乃先幕府
之私人伏念某年事未深舉力尤淺少妄作功名之想
勇於敢為間亦有草茅之言高而不切與人落落而難

合持此倭倭而安歸追隨弓旌出入帷幄大不能贊謀
議之決細不能親几案之勞半載而強一籌不畫羣心
久鬱思奮獨耿耿以隱憂他人不已於行乃燕燕而居
息方主臣之不暇荷國士之見知銀筆之詞歟焉弗稱
金閨之籍藉此可通坐妨孤寒大費提挈此蓋伏遇某
官典刑重德開濟老臣比管仲樂毅輩人有是大志去
孔明公瑾千載得其盛心欲盡取一代之才相與建萬世
之策至如狂簡亦忝作成某敢不努力斯文盡忠所事

公如山海雖無補於高深士至歲寒方可觀其操守苟
無變節是不辱知

謝胡總領舉改官

劉後村

醉翁之門固非一士長公之客不過數人蓋出於品題
之公豈專以疇昔之故事驚薄俗誼激丹心嘗謂魯國
之男子不生開元之老監難作憐才之舉曠古所無一
號文人則曰無足觀不幸年少則曰未更事毀賈誼為
新學目朱游為狂生故狷介難合之人多老朽不遇於

世其或博收寒暖絕出拘攣卓然有真是非主之以大
力量在弟子之列固所甘心死執事之門亦將無悔伏
念某生雖欠缺前輩才亦可逮今人其如命乖所向事
左少時辛苦獻賦無成末路淒涼吟詩有味欲退守城
南之先墓且力耕汾曲之薄田愛嵇康絕交之書念少
游平生之語荷明公之懷舊慮先業之失傳鞞袴從軍
自是羸官之分弓旌聘士誤居辟客之中竟孤大恩永
愧清議居常抱此耿耿獨賴察其區區范叔之袍未忘

穆生之醴常設褒以華袞拔之選坑文淺思卑謂清華其何敢才綿力薄恐顛覆之難勝恩重丘山命輕絲髮此蓋伏遇某官力行古道大庇斯文凡挾貴挾力而求皆避三舍視舉讐舉子之事如出一人言念孤生稍為舊物昔居門下其迹甚親今棄路傍於情不忍非有金張許史之助俾居郊島湜籍之間某敢不感激盛心講求墜學以國士之故遇我誓可保於歲寒號門生而不知恩是自期於天日心之所蘊言不能敷

謝鞏漕破白舉改官

方壺山

士元之部數千里獨奉教於目前平原之客十九人晚
露錐於門下熒然褒語貴此濡蹤公舉何以謝為深感
則其言納竊以議論以久自定品題之始實難薦希文
而用之昉於元獻援老蘇者衆矣倡則歐陽求名世以
闡其端凡屬吏誰無是望有人於此為品則凡居樂厯
中其實下乘執聘門役又未逾年公車剡牘之遽騰當
路聞風而致語既非徒私其客亦足以觀斯人或有出

地塹之時端賴破天荒之手伏念某賦材不類涉世未
深為舉子時苦論薦員之弊從大夫後習聞寒畯之難
重為時憂然非身歷憶昨冷宦辱知羣公問先容則咸
無焉意小削或應如是始自山出竭來江遊計相高明
運新致於流馬幕賓參錯賢後來之雙鳧辰入之勞甚
微歲舉所係者大率爾銜袖笑而點頭誰信直鈎之魚
已蜚薦表之鶚感古道猶行於今世愧陋躬難載於華
言曰融粹豈拙之異名語通明非癡於了事所習書生

之文耳奚足量長但見鄉善者好之何敢掠美竊窺公
意最愛屬僚亦知多譽之過情姑借先聲而行世觀元
瑾所以問柳子所以答曰穎客唱其行崔公唱其文須
兩人提掇而互彰今一舉發揮於諸善予之太厚受者
何安伏遇某官愛君忠誠論事慷慨咨諏民瘼按周原
而載驅收拾人才備漢使之還報雖眼高而所入者少
然道合則其知也深紬尋十六字之好詞結裏二三年
之薦目譬當空垂鏡妍媸凡閱幾人及寫照傳神精采

在後一點榮亦甚矣僕實當之謂受知之後尤難有微玷則衆所指某不孤特達深自好脩更假學問磨礪之功增益師誨要令名節芬芳之士大書門人言之若迂久而乃驗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九

宮觀類

除仙都觀謝丞相

劉後村

雜端論罪已寬饗饗之刑君相原情復賦支離之粟饑
腸雷止感涕雨流伏念某頃緣宰邑之勞忝待佐州之
次忽遭重劾枚數平生凡流傳達耳目之司皆深切中
肺肝之隱杯鐺敗德忘父師典訓之言筆墨勸淫為名

教罪人之首而又忽彼風愆之戒麗於宮墨之誅苟爾
心之無瑕奚此言之至我初傳白簡慈親動餉鮓之疑
還著青袍幼女泣佩魚之去惟列聖至仁而立國況大
臣內恕以及人居常念孤危之蹤弗忍加疑似之戮昔
斐豹最為賤隸不忘力洗於丹書龜蒙自號散人殊匪
名書於黃敕今也漸輕刑寺之籍猥備祠官之員公朝
惻然無終身永棄之心天下知其有改過自新之路佩
并包之大德懷若撻之深羞茲益伏遇某官魏乎立伊

周之功魁然有韓富之量謂風憲若雷霆之於物寧無
擊搏之威而廟堂體天地以為心常主發生之德遂捐
閒廩俾奉高堂某敢不銜戢陶鎔精勤香火祝南山之
萬壽用此酬恩陳泰階之六符自傷無路

除玉局觀謝二相

劉後村

背師罪大自速臺評錫類恩深尚叨祠廩進退兩關於
倫紀保全一出於陶鈞伏念某以常調之庸才際初元
之景運招徠未久位置稍高由光範進身非借助金張

之比及延和賜對有交懽平勃之言心迹甚明奏篇猶在然而從老師而偕出戀明主而獨留欲相送於南陽之阡紮維不果當歸老於西河之上馳騫未遑舊府因而起殺公之嘲故交訝其乏死友之誼按陳卿之事百數子夏之罪三衆破膽而怖風霜之威獨披襟以受春秋之責晨收華紐夕駕短轅署眉山翁之舊銜返老萊子之初服行吟澤畔略無怨靈脩之詞回首渭濱終有懷大臣之意茲蓋伏遇某官忠存王室心契上穹事有

大疑汝則謀及庶人卿士人之彥聖容之保我子孫黎
民當鳳麟畢呈祥瑞之時如鳬鴈豈繫少多之數姑捐
圭撮俾奉旨甘某敢不稽首歸恩銘膺悔過珠履而陪
上客無復觀東閣之奇黃冠而還故鄉猶願祝南箕之
壽

除雲臺觀謝丞相

劉後村

草茅觸諱凜若科條君相包荒付之圭撮得非望及感
與涕俱伏念某起佔畢之諸生陪欽翹之末列誦句百

僚之上豈易逢哉為婦兩姑之間有難言者每欲潔身而去輒為造命所留愧非韓駒徐俯之倫將有米芾陸游之擬集賢堵牆之士莫不聳觀昭陽學舞之人居然相妬竟擠去國俄起典州舍朝市之喧啾就江湖之空曠豈謂甫磨新玷又坐宿愆屬火後之紛紜咎日前之狂瞽爾有猷告后徒懷野老之食芹臣不密失身顧昧先賢之焚草昔董相洩奏篇而幾死京房漏對語而抵辜繩以峻文戮猶輕典今乃端居故里守周燮之東岡

賜號散人分陳搏之西華饑寒頓解危懼稍安向非元
宰之陶鎔孰援孤生於壑粉茲蓋伏遇某官以周大老
為漢宗臣隻手扶乾坤之傾確乎任重片語解雷霆之
怒了不費辭遂使累臣尚叨冗秩然某身十年而三黜
腸一日而九迴屢費保全自傷窮薄已分衡茅之下送
老一生願於香火之間祝公千歲

除崇禧觀謝丞相

劉後村

烏臺數罪乞寢弓旌黃閣憐才俾依香火辱知至此負

愧何言伏念某曩在端平濫陪英雋遷樞庭之末屬逢
翹館之並開雖五尺童皆知旦奭之不悅無三寸舌能
令平勃之交驩鼎味失和彈文歸咎然亦屢經赦宥頻
奉使令起廢刺衣驅逐靡溫於坐席引嫌使粵淹留甘
落於節旄屬魁柄之有歸察孤根之無援當朝廷譽馳
驛趣行帝遣巫陽歸兮入脩門此衆排子厚擠之又下
石焉退慚不肖之軀上累至公之舉言言擢髮字字切
身蟲篆留心固已浮華而少實鶴書動色未能寵辱之

不驚獨當國休休其有容顧在廷斷斷而不可坐隔蓬
萊之雲氣卧游句曲之洞天歷觀古人尤重倫紀東西
惟命既難叱馭以驅馳左右服勤尚可垂魚而定省非
元宰曲為之全護則微臣豈獲於便安茲蓋伏遇某官
有扶顛之勲勞有包荒之德度三吐三握共知好士之
盛心一是一非悉付無情之公議猶賦三鍾之粟俾娛
九袞之親以示大臣之育才以明孝子之錫類某心非
土木質委甄陶黃紙除書已榮途之絕念白衣効命倘

末路之見收

再除崇禧觀謝丞相

劉後村

用士之招方懷危懼退人以禮猶切便安大為知己之
羞永負終身之媿伏念某素無科第稍涉藝文昔尚髫垂
諸老誦高軒之過今將耳順夫人知古錦之殘蓋嘗內
陪公府掾之英游外叨部刺史之華遣婚嫁幸而粗畢
耕釣足以自娛於何躁圖又起妄念白鷗沒萬里誰信
已忘之機金鷄赦九州常抱不原之罪而况瘴鄉馳驛

元會起家經玉尺之裁量出金口之啓擬漢省中之語
遠不及知唐觀裏之詩近無所作三緘防口殆若瘖者
五采設色其如瞽何豈料深藏遂煩重劾曩嘗持券求
柳子厚所居之官茲又披襟當王介甫力辭之職十手
之所共指百喙奚以自文上則傷大臣樂育之心下則
辱先人義方之訓雖云擢髮尚爾全軀茲益伏遇某官
望重於山心平如秤謂富公晚輔慶厯莫明守道之誣
迨越王初相隆興幾坐放翁之累不以憐才之故廢夫

執法之公大費保全曲為末減某敢不啜臍懲艾稽首
皈依瞻彼天淵各遂鳶魚之飛躍譬之江海豈為鳬鴈
而少多欲報鈞陶第勤香火

復右文殿脩撰提舉明道宮謝相劉後村

貴權交口議汝瑕疵君相包荒復其玷缺捧黃書而驚
悸攬雪涕之滂沱伏念某頃逐弓旌輒陳蠱管士或攻
上躬以為直切懷食芹之小忠衆皆詆舊傳以立名獨
感翳桑之一飯固非委曲遷就以求合庶幾從容諷議

而挽回及羣喙之紛紜懼本心之迷繆間因論建稍自激昂謂乳臭小子為法從羞謂墨勅斜封非盛世事謂杜祁公號稱賢相惟不久於中書謂李公擇可為版曹何必拘於能吏以至直前之密奏力陳復出之隱憂空焚藁而畏人知欲還笏而致君事召歸於善類散羣之後固莫噬臍逐去於元老亡恙之時曷嘗濡尾夫何薄命屢有嘖言既奉身而歸猶吠聲未已堯夫深藏元祐役法之議付之忘言了翁虛作四明改過之書誰其知

我賴元宰念欽翹之舊察壘臣遭謠詠之誣由其孤立
壹意而行素無黨援較之兩來三變之類似有等差輦
褫尚新瓊還甚速茲蓋伏遇某官東山公之華緒紫巖
相之後身以孤忠結聖主之知舉而託國以一謙得天
下之士鮮不及門乃如癰殘亦借光寵某顛毛霜皜榮
念冰澌筆研俱焚無復有藏山之史犁鋤稍倦猶能為
擊壤之歌

除明道祠謝丞相

劉後村

斷斷不可既遜於荒皇皇何之復歸於亳醜矣暴揚之
惡仁哉啟擬之言伏念某曩叨詞臣謬掌書命間嘗斷
臂不草屢封還而力爭向使運筆如飛必根著而勿去
迨繫徵而後至復三黜而徑歸以暮齡垂盡之身受浮
議無窮之責謂大年厚萊相敢不披襟而當誣子開黨
新州似非平心之論况專攻滄洲過闕之疏不參考四
明改過之書姑由入宮而生事待蓋棺而定敢意公初
當國僕首起家或奉白簡以聞請誅無赦誰曰緇衣之

敝改造如初自笑衰陳飽諳閑散凡九祝帝老之壽亦
三典老僭之祠已迫崦嵫尚勞塊北茲蓋伏遇某官持
至公以詔黜陟建大中以平黨偏謂古者之待老更有
祝鯁祝膾之禮念孤生之絕庖廩推繼肉繼粟之恩苟
貪飲啄之便私寧免鈍頑而鮮恥某身謀已決官薄宜
休陪平津閣之游既無路矣可神武門之奏終有望焉

致政類

回并賀史太保謝致仕

周平園

交貢封章懇還官政升上公之秩序荒全魏之土田在
耆儒則崇止足之風於聖主則極褒崇之禮典冊既下
簡編有光君臣之間可謂兩得中外之衆固宜交懽恭
惟某官進道淵深宅心廣大學無不通故見之著述者
多而益辨氣有所養故施之事為者久而益新兩持一
相之權歷踐三孤之貴視物猶己愛憎泯然毋我負人
忠恕多矣是宜壽考康寧而天不靳功名終始而人不
疑逮辭寵利以弗居愈覺身名之俱泰召公為保雖厥

位之已同尚父維師顧其年之未至况舊勤於分陝恐
終佐於伐商某蚤託甄陶喜揚綸綍非敢緩厦成之賀
謂當循廷謝之規今覩宸章果符輿望惟是先施之辱
寧無倒置之慙迎拜匪遙欣愉更切

賀周少傅致仕

勇退莫回疏榮益寵推較近世謂當班文富之間瞻言
高風乃忽在羲黃之上雖君相歎息而惜其去然猿鶴
歡舞而候其歸携持全名照映千古恭惟某官勲在曩

鼎名滿華夷方堂堂當國之秋極蹇蹇匪躬之操格天
扶日了無一節之詭隨破斧缺斨始有後來之洵湧人
方願去子高之胄公乃遂掛神武之冠從容綠野之遊
繾綣赤松之約方將騎牛澗壑盡領故山之雲煙爭席
漁樵不署曩時之爵里世如果有仙者公獨非其人歟
其立弟子行且三十載昔者在青雲之表自憐無附驥
之階今茲遇紫氣之祥第欲上著書之請

回陳丞相謝致仕并賀

周平園

連章請老優詔閔勞執玉帛於新班位隆亞傅易茅封
於舊鎮地統故鄉仍秘殿之大名極宗工之異數縉紳
創見夷夏樂聞恭惟某官德博而裕於才器閎而沖於
用以興學雄文冠多士以忠言直節居大僚為善未嘗
近名而聲譽之歸不可遏事君未嘗枉道而爵祿之至
不可辭周旋鈞樞弼亮神聖謀斷兼乎房杜都俞踵乎
臯夔粵去廟堂屢臨藩屏力方剛而抗疏欲追六一之
高風年甫及而掛冠迄遂祁公之雅志優游里第涵泳

天真二疏賓客之相娛萬石子孫之甚謹謙備六艾之
吉悔吝不生壽居五福之先康強未艾在前輩或難於
盡善惟哲人獨享其全功然而尚父之佐武王潞公之
師元祐皆來歸之既老豈得謝之可居公固無心上猶
有望某敬懷知己喜聽傳家顧希驥以未能思執鞭而
甚切仰勤榮問徒激懦衷寒力方凝燕超多助冀益調
於鼎食永丕聳於民瞻

賀傅侍郎掛冠

劉後村

出縛褒賢抗章謝事脩然遠引屢辭加璧之招浩乎莫
留竟遂拂衣之志事光竹帛喜動林泉竊以出處之間
雍容者少永叔避關弓之害由此乞身祁公懲一網之
危退而請老若乃朝廷寶之如龜玉國人仰之如鳳皇
有園林鐘鼓之娛無風波機穽之迫曰貴曰壽未能或
之先何嫌何疑致為臣而去某官古之遺直王之蓋臣
方馬邑之謀始開首云勿擊使延英之諫見聽豈不太
平由平生言論風旨而觀皆當世理亂安危之故白頭

一節高卧十年公雖勇於入山士尚占其出岫今也深
惟可止之義奏疏益頻苦執宜休之言詔書莫奪卓哉
此舉近者所無使君相重名節之人為國家倡廉退之
俗文階三品奎閣九重於以表而出之異乎求而得者
諸郎鼎貴並行皂蓋之春甲第錦歸重詒烏衣之舊品
題乎一草一木徜徉乎某水某丘物外之趣轉深天下
之望愈重歸然下國獨餘一老之存賢哉大夫可繼二
臣而去某素懷景行幸覩遺榮當舉世之橫流聞清風

而起立朝無耆舊誰能乞孔戣之留身是散人或可為
老耄之役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四十

雜謝類

謝杜尚書撰告詞

立齋

鄭雪巖

太守字民實出論思之力王言作命又加潤色之功取
溝斷而青黃揭制垣以明白作懦夫之意氣張王國之
靈威於彼蕃宣若何砥礪恭惟某官一佛出世百川同
宗名節揆以太山而增高典刑歸然靈光而獨立忠誠

自許有帝臨其上無貳之心正論不疑負嶽搖於旁弗動之氣在端平而不倒端平之孤幟在嘉熙而勇退嘉熙之急流藉公高風續國元氣甫為蒼生而分牧又指黃山而賦歸仕為敬王孟子難辭於有疾名因更化司馬何妨其復來使世道尚可以扶持而君子豈輕為去就一百官圖之獻闕人才之消長一五花筆之判係民生之戚休文昌喉舌之司曾何心於貴顯執政股肱之寄將注意於安危吾宋庶幾鄉邦亦重某必恭維梓其

臭如蘭撰杖屨以從泰山之遊未遂徂徠之志願執筆
硯以陪翰林之侍方慕南豐之步趨僅聽數月之朝雞
忽剖雙江之銅虎歲冉冉而將老車皇皇而何之載馳
嘯竹之鄉漸遠對薇之地深懼亂繩之理乃蒙華袞之
褒某敢不銘佩終身韋弦臨事飲廉泉而鞏節士訪通
天而舉逸民俗易弄鋤師正以律雖未閑將略斷不為
隴西之羞儻無負月評或克稱汝南之譽以此克已是
為酬恩

謝應內翰告詞

鄭雪巖

率西水滸繡衣宣三輔之威拱北上頭彩筆寫九霄之意昭回飾物簡嚴示人周爰咨詢煥有榮耀范滂登車澄天下因漢詔而節愈高杜杞易地為監司非堯言而名不顯信春秋一字之寵發雨露大造之恩儻在褒嘉若何報稱伏念某少蒙長育晚歷艱難何嘗有才猥多知已未能寡過嘗自省身方覺伯玉四十九年之非甚鄙冉求方六七十之對稍安進退何計行藏惟聖天子

不棄孤蹤使舊使臣復將明命吳門三入周轡載馳為
治不在多言與民相安一信雖未聞解印綬而去者亦
庶幾易刀劍而化之是皆陸相剴切居中正欲結輩布
滿於外自分亦擁腫耳何取而青黃之茲益恭遇某官
德本乎誠文貫乎道一語不安迂叟實地工夫大全並
傳攻媿作家手段悉從學力親結主知領兩制而長翰
林嘉祐共尊歐陽子榮偏親而登政路淳熙特相史師
王明公兼而有之儒者榮無越此方且德盛而心愈下

爵尊而色不驕見有技若已好之樂為善與人同矣訓
辭深厚追典詰何以對揚國家閒暇明政刑所祈寧壺
庸加砥礪無負甄陶

謝陳中書行詞

鄭雪巖

爾書勉勵二千石晉錫有三彩筆鋪張五色雲巽申至
再揭帝制之明白取溝水而青黃雖喜而驚以榮為懼
竊以漢號幾於三代唐文追乎六經觀兩都四百餘年
循吏之名參四善二十七最治功之課乃知史氏之實

錄皆紀王言之曰俞擅翰墨似相如掌絲綸如居易皆
極一時之妙選遂成千古之美談昭回雲漢之章華麗
春秋之袞一介蒙此終身榮之有若皓紛曷堪繪飾某
壯而不武老矣何能無經術可稱况敢比岳牧詞人之
用以粟芻為急烏能逃簿書俗吏之譏職思其憂功非
所計愧一錢太守之冰潔繕監曷叨少百日制誥之風
流錦窠有忝詔季布仍歸於東郡以冠恂姑借於潁川
猶玷煥章閣之屢遷重煩舍人樣之二妙相逢出世一

佛如有私我二天昔劉革老入自儀曹有南豐之草誥
及許春卿進陞計職乃岐公之命詞顧某何人辱公鉅
筆欲還本來面目嘉與着意形容披拂塵埃發舒光彩
望蓬萊固有弱水之隔歌滄浪且幸濯纓之清雖曰素
知亦幾過予茲者伏遇某官學有根柢言皆典刑抑抑
威儀叶贊秩宗之掌禮傳傳德義又培翼子之貽謀帝
特嘉清潤穆肅之詞章人共偉獻納論思之事業編摩
信史是非定矣品量人物榮辱繫焉某慚非龔召之蕃

宣莫稱常楊之黼黻只虞齒宿未必意新如糴足湟中
捧此詔增漕臣之重若賦歸林下携斯文為野老之誇
有感無窮永言不足

謝陳侍郎序文

鄭雪巖

吾黨斐然成章技止此耳夫子約我以禮表而出之不
遐金玉之音增重蒲葵之價竊謂昌黎作原道不顧人
之笑者子雲草太玄待同己而好之是知落筆之非難
要遇賞音之不易如某者粗守師說深恥文俳未能忘

言其敢捨無名之樸匪求造語初不離固有之真泛觀
汗青述作以來肯襲堅白同異之怪弟子事先生有年
矣可謂深知拙工得大匠而師之亦粗有立每恐子貢
多言之失敢覲曾參一貫之傳喟然與之何以得此恭
惟某官先生古靈之派文安之甥事業古人清之聖任
之聖詞章前輩則可為法可為如太醫王用藥識本草
良材若法眼藏傳燈掃葛藤公案妍醜莫逃於心鑑重
輕能決於公衡似某骭骹無足觀荷公齒牙不忍棄孔

顏更相譽人固知氣味之同歐蘇獲並稱我獨荷挈提之賜有言莫盡此意無窮

謝高參政文集序

鄭雪巖

春秋隻字之褒榮甚文繡月露一篇之謝愧匪瓊瑤牛角之歌甫成鳳珠之吐隨下竊以仲尼辭攝相於魯而正六籍孟子避當路於齊而著七篇故有文學難疑答問之流本乎道合彼挾權謀術數堅白之輩徒以利言皆因其時各言所志如某者老而好學無所取材匠石斲而

不收擁腫拳曲而莫適於用王良過而弗問拘攣跌薄
而無效於馳然而醜婦自色盡洗朱鉛畫工無奇不作
魑魅固異不鳴而立杖抑恥素餐而伏鹽終日埋頭簿
書期會之中此心無味翰墨游戲之樂尚記少時之狂
簡未離古樸之胚暉誰啟鄙蒙遽叨印可茲益恭遇某
官辭榮卿相尋侶江湖對藥階面槐庭只作紫霄之清
夢煥茅簷涼竹簟要同綠野之高風盡緇平生已讀之
書不厭吾黨能言之類遂令乘傳亦獲登堂歡然有思

贈之以語序以發濂溪之賦深荷矧愚酒欲載子雲之
居尚期間字一忱銘刻十襲珍藏

謝省試參詳林員外送行序引 王臞軒

升堂拜知己之恩綈袍已敝入邸辱贈言之寵華袞非
榮竦觀揮灑於雲煙深懼取將於雷電書紳起敬藏笥
為珍竊以遇合之難古今所嘆必大人君子喜士素根
於天性故後生晚進委身願出於門牆況有如師生名
位之絕嚴鮮能略世俗禮文而相接必有卓犖不羣之

彥方受持達殊常之知如某者地寒無媒天賦不腴少
而有志恥隨餘子以浮沉壯不如人安得名公之印可
曩緣行役得拜宗師出名駿之圖以華其歸灑飛鸞之
筆以飾其陋口共心語願託身爐鞴之間人欲天從果
定價權衡之下嘗懷漫刺以晉謁輒辱閤人之見辭自
蒙恩錫第以來至束擔言歸之日念不違函丈而徑去
將歸白庭闈以何辭甫爾摳衣便蒙倒屣畀以名章之
獎借增其行色之光輝得此於常人不足誇受知於名

世何其幸韓昌黎送牛堪登第之序至忘師道之尊蘇
東坡謝范公校文之書或動鄉人之喜久無此事今在
我公某官前輩典刑斯文宗匠流落人間之述作特泰
山一毫芒之微提携天下之孤寒有大厦千萬間之庇
致令么麼辱在品題某敢不尊其所聞勤乎未學文章
末技粗承交臂之傳節誼大閑當勵立身之戒

謝陳侍郎立縣學續登科記并書王臞軒

賜袍文陞躡居桂籍之上游琢美鄉庠重費荷囊之妙

墨人覽光而驚訝已拜賜以凌兢竊以周制既遠於賓
賢唐科莫榮於進士舊莆陽實維一縣始隸於刺桐之
州翁承贊為第四人時日以探花之使至我朝而為郡
以多士而得名或立黿頭或稱龍腹科固多於居甲名
未見於列丁必有異能方叨此選如某者才疎不韻學
淺無根少嘗有志於功名壯乃自憐於蹉跎賣文為活
浪傳鈔校之虛聲作賦逐貧贏得椰榆之一笑聚子衿
而授業從農圃以謀耕倏驚骨骼之已成漸覺頭顱之

如許再偕秋計始綴春官輩試昕庭勇陳奏牘空臆盡
言而無隱轉喉觸諱之不知雖清朝許罄其愚忠而時
好或譏其過許及竦臚傳之聽果輸鼎甲之先射楊葉
者數千人皆始期於巧中隔蓬萊凡三萬里恨未學於
飛行親望固得以少寬友論猶為之不滿惟是自知量
力之審焉敢有怨勝已之心及奇跡之來歸荷達尊之
獎借濡墨發揮於妙藻命鄉植立於堅珉援引前修激
昂晚學金如山莫償一字之直亶謂至珍丹點鐵而費

九轉之功豈非榮遇某官受天間氣作地行仙游戲詞
林執千古文章之印周旋禁路極三朝簪紱之榮身如
一葉之輕名有九鼎之重滄浪把釣冷看舉世之浮沉
雲岫岸巾一付無心於出處紉蕙蘭而覓句餐杞菊以
怡顏十三人之會洛陽孰比潞公之耆壽九十歲而為
周相行看衛武之經綸將天下善類所賴依歸而鄉曲
寒畯先叨齒錄某敢不勉所未至聞之斯行誓堅素節
之冰霜無負高評於月旦仕惟行義決不為溫飽之謀

實必副名當敬佩丁寧之訓

謝陳侍郎寫娛親堂扁及作記 王臞軒

小堂揭扁已勤法從之特書大筆紀文尤動阿孃之喜
色春頓生於萱草榮併及於棣華莫稱所蒙亦祇以愧
竊以事親之道養志為難束髮讀書早繫倚門之望裹
糧應舉誰無捧檄之思使偶愜於所期亦安敢以為足
所謂欲報罔極之德正在既喜且懼之年伏念某少讀
父書長遵母訓夜半起和於熊膽清苦備嘗壯年徧歷

於羊腸欽歎可笑謬叨末第粗副親懷雞黍致餐竊慕
茅容之樸車軒迎養將詣潘岳之歡少答烏慈敢言燕
喜曾謂儒宗之過聽存貽詞藻以寵褒既善其起家顯
親於此時又望其致君澤民於異日締觀所賜不惟蓬
華之華有味其言將為桑梓之勸某官清時壽俊前輩
典刑勇退中流為洛下耆英之冠喜拔後進司汝南月
旦之評致使妄庸屢蒙獎借某敢不敬遵教旨益勵操
脩有達尊三莫稱品題之寵惟大戒二願遵命義之閑

謝趙侍郎送自著易說語孟洪範老子解

王服軒

老人杖青藜方策勲於羣籍孺子拜黃石乃受教於一
編幸見人間未見之書如得天下難得之寶斯文增氣
後學有師恭惟某官一代宗工三朝壽雉出處名節朱
虛侯衛社稷之忠游戲文詞太白老鳴國家之盛身握
陪京之管鑰秩崇廣內之圖書每於凝香森戟之間不
廢滴露研朱之樂神機一泄六丁曾下於霧中人爰已
通三畫併吞於天上謂義文孔子無二道合京費王弼

為一人訓易而以神融發千百餘年之關鍵得意而忘
言象付六十四卦於筌蹄既精研六籍之原乃大放羣
書之作於洪範則首及君臣之正分於中庸則先明忠
恕之同源渾融一貫於胷中脫略諸家於紙上讀論語
如趙中令願致太平談孟子異王荆公恥規近利造好
學力行之地位下精義入神之工夫上而續伊洛之正
傳下亦窺柱史之衆妙夫子言文章性道又得而聞元
帥閱禮樂詩書於今親見著述尤多於丁部敷陳上達

於乙觀吟六藝之文披百氏之編大儒事業舉三代之
隆建萬世之策宰相規模某猥以謏聞共承大德非桂
樹聯芳於二陸而蓮池踵美於季方鉅策高文方進徹
細旃之上牙籤縹帙何緣到圭竇之中方精神昏耗於
吏塵使心目開明於理窟既獲多聞而又多見未識異
人先得異書心愛太玄莫預弟子侯芭之列手編文集
願書門人李漢之名

謝鄭少卿并求字說

方烏山

皇錫嘉名華遠臣之行役公勤小物訓孺子以成人不
圖流落之餘乃有殊尤之遇竊以半千之會聖賢同德
在三之義君父與師何哉庸陋之一身被此生成之大
造冠而名名而字亦少長之當然士希聖聖希天乃遭
逢之至是伏念某生而庸鄙長也欽崎父教之忠大義
粗閑於大戒君使以禮一招旋繼以一麾忽遭天日之
明興念山林之迹由徒中而超拔分塞外之顧憂舉臨
軒冊遣之儀膺便殿對揚之寵已辭金闕忽奉玉音淵

乎濟下之光詢以得名之義子同生而文在手親實命之士會逐而歸於朝上之賜也遂拜衮褒之新渥俾更髻巾之舊呼不以隱疾不以山川是乃更生之日用之朝廷用之軍旅敢忘自竭之忠况是真儒侈於後學當魚水相逢之會勤螟蛉示誨之恩字而祝之期之遠甚益重激昂之志若為報稱之圖茲葢伏遇某官建安湯叟之大勲踏涑水翁之實地竹帛所載丹青所畫已巍巍乎無能名埃塵之積涓滴之流亦休休焉若已出納

諸塊圯圯冶連於伯仲墳虎遂使都梁假守之蹤得稱
玉山先生之字然文之為用也大矣豈眇然不學者能
之仰惟庇民尊主之元臣已著經天緯地之成效既歛
其精神心術以運化復推其緒餘土苴者教人某幸被
恩蒙復申忱請字必有說具見先儒方冊之間贈之以
言是在上公椽筆之下願亟償於季諾或少借以孔褒
庶幾佩服以終身仰稱寵光之
初意先覺後覺於今捨
公其誰歸父師少師母曰夫我則不暇望賜之切得請

乃行

先君得遺表恩謝丞相

劉後村

書生薄命僅登持橐之班聖世深仁特厚掛冠之典萃
此哀榮於黃壤錄其孤露之白丁涕感路人恩歸吾相
竊謂化鈞之造命譬猶真宰之無私名器非力之可求
脩短驗人之所積倘履仁潔行而天報之不豐則悼屈
哀窮亦人情之難廢此有國勸懲之攸繫況我朝忠厚
之相承謂叔孫不封何以旌廉吏之世使成季無後寧

不沮善人之心痛念先君舊由冷族少日罕逢於一飽
中年備厭於百罹當邊瑣之初開預樞庭之末議每日
佳兵之危殆奈何當路之排擠箭滿真楊亟有張羶之
遣烽傳通泰偏為乘傳之行念既墮於穽中恐不終於
牖下晚際真儒之柄用獨憐寒士之途窮收之流落擯
棄之餘置之津要華近之選側聞廟論或當推擇以守
邊幸忝侍臣非不激昂而體國豈料未愆之膂力遽成
不起之膏肓淒其拖紳之言茫乎結草之報而又無百

金之儲貯有千指之號啼非公朝曲軫於內溝則私室
將從而轉壑慨然日榻寵以輶車不但重泉假銘旌之
官職併令二息續弓冶之世家稍招巫陽之魂不餒若
教之鬼故雖九殞莫答萬分茲益恭遇某官偉量容人
至公無我解瑟脩祖宗之故事橐弓活南北之生靈既
就大功尚收羣策孤寒執贄未厭千人之多笑語滿堂
不忍一夫之泣追記西曹之舊掾嘗陪東閣之下賓雖
志業之未伸與論思之尚淺然物有益帷之賜以飾其

終於人軫簪履之情務從其厚肆頒卹典俯逮衰宗某
敢不尋許國之初心體卹孤之美意所願盡節以報君
親不敢全軀而顧妻子九原可作恨未酬國士之知一
飽必償安敢忘大臣之德

受告謝程中書

劉後村

濫長鳩工適當鴻筆寓河洛圖書之直臬事有光揆卿
雲黼黻之文綸言甚寵曾謂至愚之質併加溢美之褒
歷觀西掖之雄辭無出東坡之巨擘衮鉞一語風雷四

方凡五采之彰施蓋萬口之傳誦侯利建由江左憲臣而進擢范子奇以將作大匠而召還非兩制如金石之不刊則二人與草木而俱腐厥今漢詔復出蜀珍如某者久息影而深藏忽強顏而浪出孔殽負二宜去奚待人言嵇康有七不堪懼嬰世患至若躡升華序驟昇隆名身縻牡駕駒轡之間較經鳳閣鸞臺而下念其江湖流落之久飾以雲漢昭回之光昔靈均自言有衆女之余嫉虞翻遺恨無一人之已知詎意孤生親逢殊獎良

由筆端之予奪當不待身後而議論公驅馳頓覺於光
華舞蹈不知其嗚咽茲蓋伏遇某官國之龜玉學者斗
山文辭獨行於朝廷言議可著之廊廟盛德大業為歌
頌其誰宜賸馥殘膏被沾丐者多矣綠綈初下皓首尤
榮然某親年愈高官情亦薄上書而乞骸骨庶幾得竭
力於旨甘函詔以示子孫焉敢委大惠於草莽

謝潘使君樂語

劉後村

七十翁尚扶杖而嬉及親德化二千石有掣鈴之客爰

秩初筵屈符竹之尊嚴為桑蓬之光寵共惟某官在醇
儒之日有循吏之風於前輩滿腔惻隱之言終身是踐
凡世吏奮髯武譎之事一毫不為糧棲畝而有餘雨隨
車而輒應由公方寸使郡治平如子產然豈獨鄭人之
母有許行者願為滕君之民興念希年俯為卜夜擁韋
郎之畫戟光杜老之草堂山間明月江上清風固聞人
之共有竹裏行厨花邊立馬乃田舍之所無雄辭傳播
於親朋盛事夸張於樵牧某了無新意徒愧老饕感烈

士之暮年壯心未已願先生之眉壽餘瀝見分

荅鄉守趙寺丞樂語

劉後村

把茅送老愧非洛社之耆英畫戟行春俾預梁園之賓
客初筵甚設晚景有光恭惟某官前輩典刑故家文獻
聞絃歌於百里孔門亟稱陳雅樂於三雍漢庭推重甫
布宣於明詔首存問於高年加邊之禮隆祝饒之誼古
腐儒之食麤糲烹雌常爨於戾戾君子之酒旨多饗鷄
奚煩於鐘鼓謂其綴於蛾眉之末引而進之荷橐之間

位置太高觀瞻未允託伶人之善頌覺野叟之厚顏某
口誦心惟齒衰才盡續老饕之賦竊比坡翁作公讌之
詩難追子建

回鄉郡樂語

劉後村

藩條俶布方欣受許子之廛鄉論素卑乃特下陳蕃之
榻竊味伶倫之好語仰慙牧守之盛心昔者諸侯尤待
寓公一國必有善士任棠隱者龐參候門而還林逋詩
人李及衝雪而訪皆以道義為輕重豈計官資之崇卑

何況黃堂初開華譙衆觀位置愚自劑量龐眉多洛社
之耆英躡踵皆漢廷之雋茂居常合席詎容前之是後
之非獨享加邊則是有其一慢其二荷君侯之偉度察
野叟之真情茲益伏遇某官六館儒宗兩京循吏伯禽
奄龜蒙之北無忝周公曹參避齊相之堂以俟益老班
春屬爾來暮藹然興懷嚴考之遺民俾陪太守之下客
鳳皇見潁川郡必有璽書鷄鵠集魯東門奚煩鐘鼓雖
不敢傳誇於邦域然謹當付受於子孫序鄉飲之儀僕

獲觀於古禮記醉翁之樂公自有於雄文

謝惠詩文類

謝張秀才惠詩

周平園

遠屈高軒寵貽長韻情文厚甚雖非衰朽之敢當詞采
燦然足見藏脩之有素莫展報瓊之好空勤垂橐之歸
愧感在中敷陳難盡

謝後村劉吏部作詩跋

方烏山

肅拜誨緘寵貽跋語愚生墮學謾為蚓竅之吟哲匠誤

知特有犧樽之飾粲夜光於弊牖藹喜氣於寒久為賜
甚宏何言可謝竊以弟子之如師最少宗工之持論常
嚴蘇公深器於庭堅尚有失鵬鯨之誚韓子結知於皇
甫至形撫糞壤之嘲蓋窺牆僅可以及肩而觀海自難
於為水若夫樞趨尚淺種績又微乃投拭以長者之言
欲位置於古人之後其棄瑕略穢也失之恕其屈齒忘
勢也過於謙衆疑麟史之無褒何以得此獨思驥尾之
可附儻在是乎伏念某幼亦知書長而多難荒幽迷塞

耗肝肺於悲號困乏空無弊精神於奔走僅有一點清
明之氣間存百憂侵蝕之餘立古今學術之末而思其
初攷子史議論之流而折諸聖草根木杪察榮悴之態
鳥窠蟻穴驗消長之機謂理義文章同出一原悲孔賈
蘇程之抵角學問事功本非二物歎尹楊張趙之參辰
稽其合散發其秘藏平其黨偏融其同異明知尊讓前
輩之意亦足振拔流俗之中念貧賤既未易居而著述
又須待老故時取詠歌之體而略鳴見趣之私疑寬衣

廣幅之少工較薄練輕縑而粗勝當衆哇而奏雅誰其
聽之溯大川而獨航我之勞矣幸逢宗匠實在通家雖
孤高卧百尺之樓而汲引當千尋之綆方求印證果辱
品題維昔鍾山之大儒酷愛廣陵之一士品等至列於
孔孟詞華詎數於晁秦乃用見方豈能無媿前言戲耳
不必智者而後知小子勗哉亦足因之而自勵茲益伏
遇某官斯文嫡嗣承學統盟早懷韓碑柳雅之豪氣吞
諸老晚得孔思周情之秘文亞六經渺觀耆舊之益希

深念麗淫之滋熾由其雅欲挽回風俗之弊所以極獎
不工文墨之人然觀人乃聖賢之至難知已有父子而
未盡釋氏重傳衣之事道家嚴校錄之科况羣儒方競
仰於彌高則賤子曷預知於速肖而其力猶可勉齒幸
未衰今將山經地志窮詭異之觀帝典皇墳加浸釀之
力極其變以豳風七月致其深於離騷九歌或者庶幾
尚可被弦歌而薦郊廟絕無萬一不失釣寂寞而耕寬
門上以荅師門之知下以具詩社之體贈我錦繡深藏

足遺於雲車着主衣裳叛去有如於天日其為感發不
易名言

謝趙簿携文見過

黃竹坡

東薪煮石方問隱於菟裘柱笏看雲乃鼎來於騎氣自
訪誅茅之徑有懷伐木之章於今無之此意厚甚恭惟
某官學傳源委習洗膏粱姓名浮槐桂之香文字寫江
河之壯有如鄉邑乃屈卿材疲民幸識於好官高士肯
為於主簿下車無幾流譽甚休數唐宰相之科多由屬

籍如漢東平之懿宜在王庭行有裏言徑躋賢業某困
而後學老矣無堪茲為草堂之謀益避金隄之決敢迂
高旆來賁窮櫬拄杖看花已覺馬蹄之近金環壓轡恍
驚龍種之殊更煩楚客之瓊琚不數魯弓之繡質嘆詞
高而寡和愧禮厚以非才奏瓠子之歌會還依於公庇
貽木瓜之贈恨莫報於珍投

謝周秘校璽之惠梅詩

李梅亭

叢桂移文問周倫之好在官梅動興笑何遜之重來非

吾之故人耶所見者今我也恭惟某官城市大隱山澤
真癯拍洪崖挹浮丘疑遊八極召鄒生延枚叟又客諸
侯茲辱顧存未遑迎肅終然不可口過勤黃山谷之詩
殊不類其人殆似宋廣平之賦某甚安斗食焉用鼎羹
月落參橫荷喚起羅浮之夢水邊雪後願更續和靖之
篇

回吳教授投啓和詩

伏勤巧思見和拙詩細窺秋月之兩章備見春雲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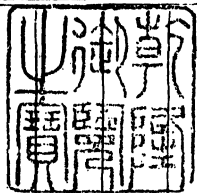
態迫斯可以見矣敢疑識面之遲忠焉能勿誨乎安用過情之譽

謝曹直學喜雨詩

伏以瘕我以旱良窘望雲有志乎民辱書喜雨徒切誦清風之穆未遑和白雪之高

謝張秘校晉臣投詩

蒙以契家之舊贈之佳句之新昔人三百篇世寡和矣古詩十九首君哭過之但深巾笥之藏莫效檐榆之報



翰苑新書續集卷四十